

●卷上

○车马有行色

今见将首途者多云车马有行色。按：庄子称，柳下季逢夫子，自盗跖所回，云此也。意者以其车有尘而马意殆。今有涉远而来者，用此宜矣。《南华》既非僻经，咸所观习，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讹欤？（一本「其诞欤？」）

○不拜单于

近代浩虚舟作《苏武不拜单于赋》，尔来童稚时便熟，讽咏至于垂白莫悟赋题之误抑皆讹写，升在甲等。何不详《史》《汉》正传，「不拜单于」是郑众非苏武也？余宗人翰《蒙求》亦明言：「苏武持节，郑众不拜。」况梁元帝亦着论曰：「汉世衔命匈奴，困而不辱者，二人而已。子卿手持旄节，卧伏冰霜；仲师固无下拜，隔绝区外。」学者岂能尚醉而不解醒耶？（一本无「解」字）

○行李

李字除果名、地名、人姓之外，更无别训义也。《左传》「行李之往来。」杜不研究意理，遂注云：「行李，使人也。」遂俾今见远行结束次第，谓之「行李」，而不悟是「行使」尔。按旧文「使」字作「[B08C]」，传写之误，误作李焉。（旧文「使」字山下人，人下千）

○禄里

汉四皓，其一号角里。角音禄，今多以觉音呼，乖也。是以《魏子》及孔氏《秘记》、荀氏《汉纪》虑将来之误，直书「禄里」可得而明也。案：《玉篇》等字书皆云东方为角，音<龠录>。禄或作角字，亦音禄。《魏子》、《秘记》、《汉纪》不书<龠录>而作禄者，以其字僻又虑误音故也。以愚所见，角是当东方。何者？案「陈留志」称，京师亦号为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东，则角星为东方不疑矣。字书言，角直宜作<龠录>尔。然<龠录>字亦音角。角音觉者，乐声也。或亦通作「<龠录>角」之角字。是以今人多乱其音呼之。稍留心为学者，则妄穿凿云：音禄之角字，与音觉之角字，点画有分别处，又不知角、<龠录>各有二音，字体皆同而其义有异也。又《礼记》：「君夫人髻爪实于绿中」郑司农注云：「绿当为角，声之误也。」既云声误，是郑读角中为禄中，禄与绿是双声，若读角为觉，觉是腭际声，绿是舌头之声，何以破声误之说也？注复云：「角中，谓棺内四隅也。」据此则又似音禄之角与音觉之角义略同矣。陆氏《释文》、孔公《正疏》不能穷声尽义，亦但云「绿当为角。」何忽后学之甚！故愚自读汉之角里《礼》之绿中皆作禄音，亦岂敢正诸君子耶？然好学者幸试详之。

○客散

今见宾旅出主人之门，必曰「客散孟尝门。」但风闻便用，不寻其源。使主人知其源，必恶而不乐矣。为客去就不可不知也。此是王右丞维悲府主已没之句。上句云：「秋风正萧索」，盖痛其主人歿后同僚皆散，其可用乎？

○虫霜早潦

（曲子名并辞）饮坐令作，有不悟而饮罚爵者，皆曰：「虫伤早潦」或云「虫伤水旱」，且以为薄命不偶，万口一音，未尝究四字之意，何也？「虫伤」宜为「虫霜」。盖言田农水旱之外，抑有虫蚀霜损。此四者，四农之大害，《六典》言之数矣。呼曲子名则「下兵」为「下平」「阁罗凤」为「合罗凤」；着辞则「河内王」为「何柰王」，「檣竿上」为「长竿上」，如斯之语，岂可殫论。

○生子给

俗生男，必给云女，女给云男。意者以其形新魄怯，虑鬼物知而逼摄，不欲诚告。当由高齐斛律皇后诞女，后主苟欲悦后兄光意，诈称生男而大赦。后大臣家效之，因主失德不道，或以此戏，渐至成风。今为忌讳，乖欤。

○戏源驿

京兆昭应县东有戏源驿。案：其地在戏水之傍。《汉书》：「陈涉将周章西入关，至戏」。苏林云：「在新丰东南三十里。」小颜又云：「今有戏源驿，音平声。」人所知也。何为举世皆以去声呼此驿号，彼从徒尔，我辈其可终误哉？

○梅槐

业有似蔷薇而异，其花叶稍大者，时人谓之枚槐（音环）。实语讹强名也，当呼为梅槐，在灰部韵，音回。案，《江陵记》云：「洪亭村下有梅槐树，尝因梅与槐合生，遂以名之。」今似蔷薇者，得非分枝条而演乱哉？至今叶形尚处梅槐之间，取此为证，不乃近乎？且未见「梅槐」之义也。直使便为玫瑰字，岂百花中独珍是耶？取象于玫瑰耶？玫瑰，瑰亦音回，不音环。其瑰字音环者是琼瑰，音回者是玫瑰，字书有证也。

○药栏

今园亭中药栏，栏即药，药即栏。犹言围援，非花药之栏也。有不悟者以为藤架蔬圃，堪作切对，是不知其由，乖之矣。按汉宣帝诏曰：「池药未御幸者，假与贫民。」苏林注云：「以竹绳连绵为禁药，使人不得往来尔。」《汉书》阑入宫禁字，多作草下阑，则药栏作药兰，尤分明易悟也。（一本无「作药兰」三字）

○月令

《礼记》之月令者，今人咸依陆德明所说，云是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之首，后人合为之误也。盖出于《周书》第七卷《周月》、《时训》两篇，蔡邕《玉篇》云：「周公所作」是也。《吕纪》自采于《周书》则不得言《戴礼》取诸《吕纪》明矣。

○昼寝

《论语》「宰予昼寝」郑司农云：「寝，卧息也」，梁武帝读为「室之寝」，「昼」作「胡卦反」。且云当为「画」字，言其绘画寝室。故夫子叹「朽木不可雕，粪土之墙不可圻」。然则曲为穿凿也。今人罕知其由，咸以为韩文公愈所训解也。

○问马

「伤人乎？」「不。」今亦为韩文公读「不」为「否」，言仁者圣之亚，圣人岂仁于人，不仁于马。故贵人，所以前问；贱畜，所以后问。然而「乎」字下岂更有助词？斯亦曲矣。况又非韩公所训。按陆氏《释文》已云：「一读至不字句绝。」则知以「不」为「否」其来尚矣。诚以「不」为「否」，则宜至「乎」字句绝，「不」字自为一句。何者？夫子问「伤人乎？」乃对曰：「否。」即不伤人，然后问马，又别为一读。岂不愈于陆云乎？

○字辨

稷下有谚曰：「学识何如观点书。」书之难不唯句度义理，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。若某字以失发平声，即为其字，发上声变为某字。去入又改为某字，转平上去入易耳。知合发不发为难，不可尽条举之。今略推一隅，至如「亡」字、「无」字、「毋」字，并是正音，非借音也。今见点书，每遇「亡有」字，必以朱发平声。其遇「母有」亦然。是不知亡字、亡字、毋字、母字点画各有区分。亡字之亡，从一点一画丁，观篆文当知矣。是以无字正体作亡失之比。毋中有人，毋有字其画尽通也。父母字中有两点。刘伯庄《音义》云：「凡非父母字之『母』，皆呼为无字」是也。义见字书。其元、既（上无下既），今多混书。陆德明已有论矣。学者幸以三隅反焉，可不起予乎。

○非五臣

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《文选》，过为迂繁，徒自骋学。且不解文意，遂相尚习五臣者，大误也。所广征引，非李氏立意，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，有旧注者，必逐每篇存之。仍题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阔乖谬，犹不削去之。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「臣善」以分别。既存元注，例皆引据，李续之，雅宜殷勤也。代传数本李氏《文选》。有初注成者，覆注者，有三注、四注者，当时旋被传写之误。其绝笔之本，皆释音训义，批注甚多。余家幸而有焉。尝将数本并校，不唯注之贍略有异，至于科段互相不同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

。因此而量五臣者，方悟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。开元中进表，反非斥李氏，无乃欺心欤！且李氏未详处，将欲下笔，宜明引凭证，细而观之，无非率尔。今聊各举其一端。至如《西都赋》说游猎云：「诗少施巧，秦成力折。」李氏云：「许少、秦成，未详。」五臣云：「昔之捷人壮士，搏格猛兽。」施巧力折，固是捷壮，文中自解矣。岂假更言？况又不知二人所从出乎？又注「作我上都」云：「上都，西京也。」何大浅近忽易欤！必欲加李氏所未注，何不云：「上都者，君上所居，人所都会」耶？况秦地厥田上上，居天下之上乎？又轻改前贤文旨。若李氏注云：「某字或作某字。」便随而改之。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晓，辄复移易。今不能繁驳，亦略指其所改字。曹植乐府云：「寒鳖炙熊蹯。」李氏云：「今之腊肉谓之寒，盖韩国事饌尚此法。」复引《盐铁论》「羊淹鸡寒」刘熙《释名》「韩羊韩鸡」为证：「寒与韩同」。又李以上句云「脍鲤携胎」，因注「《诗》曰：炮鳖脍鲤。」五臣兼见上句有「脍」，遂改「寒鳖」为「炮鳖」，以就《毛诗》之句。又子建《七启》云「寒芳莲之巢龟，西海之飞鳞。」五臣亦改「寒」为「搴」。「搴」，取也。何以对下句之「脍」耶？况此篇全说修事之意，独入此「搴」字，于理甚不安。上句既改「寒」为「搴」，即下句亦宜改「脍」为「取」。纵一联稍通，亦与诸句不相承接。以此言之，明子建故用「寒」字，岂可改为「炮」、「搴」耶。斯类篇篇有之，学者幸留意，乃知李氏绝笔之本，悬诸日月焉。方之五臣，犹虎狗凤鸡耳。其改字也，至有「翩翩」对「恍惚」，则独改「翩翩」为「翩翩」。与下句不相收。又李氏依旧本不避国朝庙讳，五臣易而避之，宜矣。其有李本本作「泉」及年代字，五臣贵有异同，改其字，却犯国讳。岂唯矛盾而已哉？

○杜度

世征名与姓音同者，必称杜度。愚或非之曰：「枉不名度。」其人则冷哂曰：「韩文公《讳辨》亦引之，子独不然，妄也。」愚见其信韩文公如信周孔，故不敢与之言。归而自纪曰：「按《笃论》云：杜伯度，名操，字伯度。善草书，曹魏时以其名同武帝，故隐而举字。（犹蒯通名「彻」，字犯汉武讳，称字通是也）。后人见其姓杜字伯度，遂又削去伯字，呼为杜度。明知度非名也。且《笃论》是杜恕所着。恕亦曹魏时人也，与伯度实为一家。岂可不信杜《笃论》之本真，而从韩文公之末误也？」

○初学记对

《初学记月门》中以「吴牛」对「魏鹊」。吴牛以不耐热，见月亦喘。然魏鹊者，引魏武帝歌行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」为据，斯甚束阔。如此则盍言「魏鸟」乎？汉武帝《秋风词》云「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」今《月问》既云「魏鹊」，则风事亦用「汉雁」矣。若是采掇文字，何所不可

？东海徐公，硕儒也，何乖之甚！

○七步

陈思王七步之捷，用事者移于常人，宜矣。若褒今朝诸王则大不佳。何者？七步所成诗即燃箕煮豆之二十字也。细而思之，其可当诸王所用哉？梁代任《褒竟陵王行状》云：「淮南取贵于食时，陈思见称于《七步》。」虽梁人褒王，固无忌讳，然欠审尔。若以诸王为捷，幸有十步事相当而新，何不采于后魏耶？

○渭阳

征舅氏事必用「渭阳」，前辈名公往往亦然。兹失于识，岂可轻相承耶？审诗文，当悟皆不可征用矣。是以齐杨幼时，其舅源子恭问读《诗》至渭阳未，便号泣，子恭亦对之歔。又有「思恋」二字亦不可轻用，其义类此，故附说之，亦见《诗》矣。

○方寸乱

今见他人稍惑挠未决，则戏云：「方寸乱矣。」此不独误也，何失言甚欤！按《蜀志》颖川人徐庶，从昭烈王率兵南行，被曹公追破，而庶母为其所虏。庶将辞昭烈以诣曹公，乃自指心曰：「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，以此方寸地耳。今母为彼获，方寸乱矣。无益于事。」遂弃蜀入魏。苟事不相类其可轻用耶？若撰「节行」、「倡娃」传，引用虽非正文，其为此事则云善矣。

○绿竹漪漪

《诗卫淇澳》篇云：「绿竹漪漪。」按陆玠《草木疏》称：「郭璞云：绿竹，王刍也。今呼为白脚苹，或云即鹿蓐草。又云：篇竹似小梨，赤茎节。《韩诗》作{卅毒}（音笃），亦云{卅毒}篇竹。」则明知非笋竹矣。今为辞赋皆引漪漪入竹事，大误也。当时谢庄《竹赞》云：「瞻彼中唐，绿竹漪漪。」便袭其谬，殊乖尔。按谢《赞》若佳，何不预《文选》，所以为昭明之弃也。故尽引陆郭之注疏云。陆玠，字从玉旁，非士衡也。愚宗人大著作祝尝有显论。今秘阁西南廊新碑，古人姓名若此，参误多矣。故愚撰《十四代蠲疑史目》以别白也。

○万几

《万几》字出于《尚书皋陶谟》：「兢兢业业，一一日二日万几也。」案：孔安国云：「几，微也。言当戒万事之微也。」史以晋太宗为丞相时，于事动每经年。桓温患其稽运而问，对之曰：「万几那得速耶？」斯对真得书义。近者改为「枢机」之「机」，岂尚书之前，别有所见？始未闻也。当由汉王嘉奏封事引用误从木旁也。颜氏不引孔注以证。又后人不根其本，遂相承错谬，且曰《汉书》尚尔。曾不知班、颜亦自误后学也。

○请长纓

终军请长纓，今多云将系单于。《分门书策》亦然，所未喻也。按，《汉书本传》云：「南越与汉和亲，乃遣军使南越，说其王，欲令入朝，比内诸侯。自请愿受长纓，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阙下。」斯文甚明，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？盖由《终军传》内有「当发匈奴使，军自请行」之处，旋又叙请纓事，读者误合为一段，遂此乖谬矣。终军自请使于匈奴曰：「臣愿尽精厉气，奉佐明使，画吉凶于匈奴之前。」今将说者宜云，终军请画占凶于虏廷。不则言请长纓以羈南越王。君系单于，乃贾谊之事，非终军也。按班赞云谊欲试属国，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。且非以长纓系之也。又按，《陈思王表》云：「贾谊弱冠求试属国，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。终军以妙年使越，欲得长纓，占其王，羈致北阙。」断可知矣。

○ガ侯

汉相萧何封为ガ侯。举代呼为「嗟」，有呼「替」者，则反掩口而，深可讶也。邹氏分明云：「属沛郡者音嗟，属南阳者音赞」。又《茂陵书》云：「萧何国在南阳。」合二家之说，音「赞」不音「嗟」，明矣，司马贞诚知音赞，不能痛为指掸将来，而但云字当音「赞」。今多呼为「嗟」，遂使后学见令呼为「嗟」字，咸曰且宜从众，是误也。可归罪于司马氏。（学家自文颖、孙检、斐龙驹及小颜之徒，皆作「赞」音即不得云今多呼为「嗟」矣。所以更举之者，贵好学，知司马公之失矣。）

○柏台鸟

御史台有柏及鸟，固在朱博之前也。《汉书》叙朱博请罢大司农复置御史大夫云，是时御史府，吏舍百余区，井水皆竭。又府中列柏树，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，晨去暮来，号曰：「朝夕鸟」。鸟去不来者数月，长老异之。盖史言御史大夫之职休废也，井竭鸟去。后二年，朱博为大司空，虑久废御史大夫职业，无以典正法度，固请罢所任大司空，得为大夫，愿尽力为百僚率。哀帝从之，正史甚明。今多以为柏自博栽，鸟自博集。职由《蒙求》「朱博鸟集而复」，《白家六帖》注引不尽然也。

○除授

除、授二字，当路分明。今多不能穷审意义。俗吏非调选得官者，皆自大曰：「我乃堂除。」而亦有随俗语新拜官者曰：「某乙除某官。」至有遗贺书题之云：「送上新除某官。」以除故，乃以诅新官，俾除去之也。案《汉书》几言除其官，以除故宫就新官。而晋宋已降，史书既非班马之笔，多不根义理，或以拜授为除。及载本语，则义旨宛在。今聊举其一，如晋王导《让中书监请为三师表》云：「臣乞得除中书监，竭诚保傅」是也。又汉王彭祖每二千石

至其国，则迎之除舍。注云：「初除所至之舍。」此注亦须细味之。若以初到之舍，乃州宅也。盖初除 LLRR 替移出之馆亭尔，以临歧路，故迎之于此。除之义明如皎日，其可不悟哉？今授、代无新拜之官者云“有除无授」唯此语允当。其有谓之「除书者」，乃除去前人旧官与新人也。

○遍谢

近有因览授之说，问予曰：「今新拜官，非恩荐之地，盍申谢礼，无乃不诚乎？斯甚无谓。」予曰：「却是故事。刘歆拜黄门侍郎，其父向戒曰：今若年少得显处新拜，宜皆谢贵人，叩头谨慎，战战栗栗，乃可免也。今之遍谢其暗合耶。当行学家之教也。」

●卷中

○甘罗

世咸云甘罗十二为秦相，大误也。案，《史记》云：罗事相吕不韦（《战国策》云为吕不韦庶子）因说赵有功，始封为上卿，不曾为丞相也。相秦者是罗祖，名茂。

○押牙

武职令有「押衙」之目。「衙」宜作「牙」，此职名非押其衙府也，盖押牙旗者。今又有押节者之类是也。案：《兵书》云：「牙旗者，将军之旌。」故必竖牙旗于门。是以史传咸作「牙门」字。今者「押牙」既作「押衙」，而「牙门」亦为「衙门」乎？

○扬州

扬州者，以其风俗轻扬，故号其州。今作杨柳之杨，谬也。

○星货

肆有以筐以，或倚或垂，鳞其物以鬻者，曰星货铺，言其列货业杂如星之繁。今俗呼为星火铺，误也。

○合酱

人间多取正月晦日合酱，是日偶不暇为之者，则云“时已失”，大误也。案：昔者卫政趋民，正月作酱。是日以农事未兴之时，俾民乘此闲隙备一岁调鼎之用，故给云：雷鸣不作酱，腹中当鸣。所贵今民不于三二月作酱，恐夺农事也。今不躬耕之家，何必以正晦为限，亦不须避雷，但问菽趋得法否耳。

○座前

身卑致书于宗属近戚，必曰「座前」，除几前之一等。案：座者，座于床也。言卑末之使，不当授受，置其书于所座床之前，俟隙而发，不敢直进之意。今或贻书中外，言「座前」则以重，「空前」则以轻，逐创「坐前」，无义也。其字既不居下，是使前人坐于地，非礼之甚欤！不尔，直云“座」字空「

前」可矣。（至如「阁下」字，案：《礼》云：「凡诸侯朝覲，会遇宾介，将命文书，不相指斥。是以天子则曰陛下、太子曰殿下，公卿已下曰阁下。」或云「执事」、「足下」、「侍者」。应劭云：「此盖进渐之辞也。」今无贵贱，通书皆云「阁下」，其「执事」、「足下」不施用矣。「侍者」二字，移于道者僧徒山人处士之俦。噫！岂独斯一二字乎？相借与行路之人，谄其富贵，至有下慈孝之字，斯不当谦，奈体何！）

○起居

又卑致书，将结其语云：「附状起居」。「状」字下宜加「候」字也。案：王肃云：「起居，犹动静也」。若不加「候」字，其可但言「附状动静」乎？语既不了，理遂有乖，末吏短启亦然也。

○不仅

又今尺牍多云“不仅人情”。「仅」字训「劣」「不劣人情」，是何言欤！苟云“仅旬」「仅别」，则如此之类可用矣，不尔，交不近人情也。

○彭原公

今代多称故丞相彭原李公谓其子廓曰：「吾不如尔，有令子。」盖言廓子画蚤修辞赋，而廓不辨屯毛。案：刘氏代说，张凭父不才，凭祖镇谓凭父曰：「我不如汝，有佳儿。」时凭仅数岁，敛手对曰：「阿翁诘宜以子戏父？」好事者见彭原公尚谈谐，遂移之以资一时之噱，而不知小亏丞相之甚，其诬厚矣。不然者，彭原公岂不见张凭之语耶？（或云是彭原公引旧事以勉廓。）

○朝祥

今俗释服多用昏时，斯颇非礼。按，《戴记》：「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，子路笑其是日便歌。」夫子虽抑子路云：「三年之丧，亦已久矣。」而复曰：「逾月则其善。」明知月晦之朝，去缟从吉也，明日则逾月矣。故夫子讶其不待明日而歌斯久，是以伤云：「又多乎哉」。今之免服准式给晦日假者，盖以朝既从吉，使竟是日吉服，尽与亲宾相见遍示礼终。至明日复恭公务，无乐不为之义。又礼书皆云：「前一夕除某物。又曰：「夙兴」云云，足知前夕除废，以为明晨之渐。凡曰释服，悉宜从朝矣。（今在脱服假内，反不见宾友也）《礼》云「大丧不避涕泣而见人」者，言既不行求见人，人来见之，不避涕泣，以表至哀无饰。今见卒哭之后，月旦月半，以朔望为词，不见亲宾，遇节复如是，出何典欤！至有尊高居丧吊者，以是日客多，不敢求见。遽自告退，宜矣。若以为辞，未敢问命。（期功之服，朔望、冬至、俗礼外罕安缟素，而又公除之后，官人贡此殿竖囊幘，多似为中，惜哉！）

○辰日

辰日不哭，前哲非之，功矣。国朝又有故事，诚为不能明矣。今抑有孤辰

不哭，其何云耶？

○成服

三日成服之制，圣人断决，着在不刊之经。无敢逾之矣。今或见不详典礼，取信巫师，有至五日之僭者。夫礼等于天，实崇大之事也，非小生所宜该，但以前序从朝，故略举。（此见《礼记》第十八卷）

○出城仪

寒食拜扫，案：《开元礼》第七十八云：昔者宗子去在他国，庶子无庙。孔子许望墓为坛，以时祭祀。今之上墓，或有凭焉。又云：「主人去莹百步下马，公服无者常服，则是吉礼。」分明矣。其上饌与时飧何殊。今多白衫麻鞋者，衣冠在野与黎庶雷同，大错大误也。且《春秋》二，「仲月，公卿拜陵，并具公服，则曰时之例矣。」又案：《唐礼》凡参辞，并是公服。故松柏非远之家，每新改授皆见，所以示仕禄朱紫之荣。释褐结绶，抑亦如之。其四时之享，布素，暂去栏板即可矣。若悉白衫麻鞋，何以表轩冕耶？必申哀敬，岂在如斯。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便麻衣丝屨而去，尤为不可。（或曰：今有复在或有巾縗，行上墓参辞礼，余谨不敢。且又新妇参辞，具花钗襦袖，夫儿郎既衫鞋，即须新妇素色淡妆，大乖宜也。）

○忌日

忌日必哀，又曰不乐。今或其日匿讣不闻哀，停丧不成服，不面亲戚，不留尺题。抑有前一日晚便绝宾者，未知出于何典也。代说云，前辈人忌日唯不饮酒作乐，近之矣。然加以不出斋卜，饭不荤之疏，晨受亲戚慰，（早见不唯别异外宾，抑容昼得议事），暮当宾朋吊（不必黄昏，容远者回也）。其昼也，尺题留而不复，新戚来而不拒，言不近娱，志不离戚，斯可谓中礼矣。若乃送客挟弹，访人辞酒，立时之辈，摄祭之流，固无足言者。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餐；叔治七岁之至性，岂唯不乐必哀，所可抑制耶（或闻近代有其日焚纸钱，既非典礼所载，余未之信）！

○豹直

新官并宿本署曰「爆直」僉作「爆迸」之字。余常膺闷，莫究其端。近见惠郎中实云，合作「武豹」字，曾有得处，偶忘之。言豹性洁，善服气。虽雪雨霜雾，伏而不出。虑污其身。自聆所闻，每嗟所未见。因览《列女传》见陶答子妻所云：「南山有文豹，雾雨七日不下食者，欲以泽其毛衣而成文章。」乃知惠说自此尔。小谢诗云：「虽无玄豹姿，终隐南山雾。」是也。《南华》亦云：「豹栖于山林，伏于岩穴。」静则并宿公署，雅是豹伏之义。宜作豹直，固不疑也。

○引从

常忆幼时见在事，或三五人同行，其中筒笏囊位下卑行者，俾前行呵逐开路。位高行尊者，得以默而近马。其高尊之殿乘亦不离马后，盖饶谦之去就也。意者偏遂便于高尊处。今则反是，筒笏前引以为尊，殿乘讫而无序，何耶？

○拜礼

夫拜者，礼之特，所以申敬恭之仪。故《周礼》有稽首、顿首、振、动、吉、凶、奇、褒、肃九等之拜，以示威灵，而观容止也。其非至亲行卑者拜，则接捧，示止之不敢当之意。今卑谦太过，反不敢接捧，而鞠躬侧立惕受，翻令前人得以尽礼深拜。又书状、吊庆、辞谒并削去「拜」字，以敬尊官，都乖古风。

○卜则姬

非卜筮者，必话桑道茂之行，有姬一无所知，大开小肆，自桑而卜回者，必白姬于桑门卖卜，其神乎？俾来覆之，桑言「休」则姬言「咎」，桑言「咎」则姬言「休」。顾后中否，桑姬各半。或有折话者曰斯管公明门前媪也，咸误矣。案《符子》云：「齐有好卜者，十而中五。邻人不好卜，常反之，亦十中五与不卜等耳。」盖是子家设理之词，后人呼声而至是，愚欲归实，故证之。

○急急如律令

符祝之类，末句「急急如律令」者，人皆以为如饮酒之律令，速去不得滞也。一说汉朝每行下文书，皆云「如律令」，言非律非令之文书行下，当亦如律令。故符祝之类末句有如律令之言，并非之也。案：「律令」之「令」字，宜平声读为「零」（音若《毛诗》「卢重令」之「令」，若人姓「令狐」氏之「令」也）。律令是雷边捷鬼，学者岂不知之。此鬼善走，与雷相疾速，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。

○永乐冢

永乐坊内古冢，今人皆呼为东王公墓，有祠堂加其上。俗以祈祀称「造化东王公」，大谬也。案：韦氏《两京新记》云：「未知姓名，时人误为东方朔墓也。」当时时人已误，今又转东方朔为东王公，后代必更转为东里子产矣（光禄坊内亦有古冢《新记》不载。时人以与永乐者对，遂目为王母台。张郎中谯云，常于杂钞中见光禄者，是汉朝王陵母墓，以贤呼为王母。所以东呼为王公，故附于注）。

○蜀马

成都府出小驹，以其便于难路，号为蜀马。今宣城郡亦有小马，时人皆呼为宣州蜀马。语习不悟，良可笑焉。有似中宗时时人呼姚丞相为陕州吴儿（同州桂獐亦然）。

○蹙融

今有奕局，取一道人，行五棋，谓之蹙融。「融」宜作「戎」，此戏生于黄帝蹙鞠，意在军戎也。殊非「阆融」之义。庾元规着《座右方》所言「蹙戎」者，今之「蹙融」也。学者固已知之。

○钱戏

钱戏有每以四文为一列者，即史传云云所意钱是也。俗谓之「摊钱」，亦曰「摊铺」。其钱不使叠映欺惑也。疾道之，故讹其音，音摊为蚕反。音铺为蒲，厥义此耳。今人书此钱戏，率作「樗蒲」字，何贬樗蒲之甚耶！案：樗蒲起自老子，今亦为「呼卢」者，不宜杂其号于钱，说摊铺之义，皎然可见。

○寓直

常见直宿公署，咸云寓直。徒以「当直」字，俗稍贵文言而不究其义也。案：《字书》：「寓，寄也。」「寓直」二字，出于潘岳之为武贲中郎将。晋朝未有将校省，故寄直散骑省。今百官各当本司而直，固是当直，安可云寓？何异坐自居第，而称侨僦也？

○端午

端五者，案：周处《风土记》：「仲夏端五，烹鹜角黍」。端，始也。谓五月初五日也。今人多书「午」字，其义无取焉。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「午」字处。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：「端五日。」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。

○俗字

俗字至伙。𠂔字已有二草在心，今或更加草，非也。因𠂔又记得趋走之「趋」，今皆以多居走，非也（音驰）。焦下已有火，今复更加一火，剩也。瓜果字皆不假，更有加草，瓜字已象剖形明矣。俗字甚众，不可殫论。

○误谭

俗之误谭，不可以证者何限。今人呼郡刺史为刺史，谓般涉为官涉，谓茜为蜃，食鱼，谓鳊为桂，以鲿为诟人，振鼻为喷涕，吐口为爱富（殊不知喷、噫腑，噫者音隘，藏府气噫出）。熨斗为品，剪刀为箭，帽为慕，礼为里，保为补，褒为逋，暴为步，触类甚多，不可悉数。

○挽歌

代云挽歌始自田横门人，非也。《左传》曰：「鲁哀公会吴伐齐，将战，齐将公孙夏令歌虞殡。」杜注：「虞殡，送葬歌也。」如是则已有久矣。

○上马

自便服乘马已来，既无帷盖，乃渐至大裁帽席，帽之障蔽。近年时态，唯修虚事，至于致恭尊高，不敢戴上马宜矣。直有出门犹露首面，如之何。

●卷下

○非麻胡

俗怖婴儿曰：「麻胡来。」不知其源者，以为多髯之神而脸刺者，非也。隋将军麻祜性酷虐，炀帝令开汴河。威既盛，至稚童望风而畏，互相恐吓曰：「麻祜来。」稚童语不正，转「祜」为「胡」，只如宪宗朝泾将郝比，番中皆畏惮，其国婴儿啼者，以比布之，则止。又武宗朝间孩孺相胁云「薛尹来」，咸类此也。况《魏志》载「张文远辽来」之明证乎（麻祜庙在睢阳，坊节度李丕即其后，丕为重建碑）！

○丕反锉

谚云「千里井，不反唾。」盖由南朝宋之计吏泻锉残草于公馆井中，且自言：「相去千里，岂当重来。」及其复至，热渴汲水遽饮，不忆前所弃草，草结于喉而毙。俗因相戒曰「千里井，不反锉，」复讹为「唾」尔。

○三台

令之〈片崔〉酒（片崔合作啐。啐，驰送酒声，音碎。今讹以平声，促乐是也。故且作〈片崔〉字，贵贱近易识尔），三十拍促曲名「三台」何？或曰：「昔邺中有三台，石季伦常为游宴之地。乐工倦怠，造此以促饮也。」一说：「蔡邕自治书御史累迁尚书，三日之间周历三台。乐府以邕晓音律，制此曲动邕心。」抑希其厚遗，亦近之。

○借书

借借（上，子亦反；下，子夜反）书籍俗曰：借一痴，借二痴，索三痴，还四痴。又案：王府《新书》杜元凯遗其子书曰：「书勿借人。古人云：古谚：「借书一嗤，还书二嗤（嗤，笑也）。」」后人更生其词，至三四，因讹为痴。

○卷白波

饮酒之卷白波，义当何起。按：东汉既擒白波贼，戮之如卷席。故酒席仿之，以快人情气也。

○龙钟

亟有孔文子之徒，下问「龙钟」之义。且未知所自，辄以愚见。「钟」即「涿」与「钟」并蹄，足所贱处，则龙之致雨，上下所践之，钟固淋漓溅淀矣。义当止此。余俟该通。

○咒

今人每，必自祝所祈云云。案：《邶终风》篇注：「愿犹思也，言犹我也。盖他人思我，我则之也。」郑又称，「古遗语：每云，人道我。」以为他人说我，我则。此正得其愿言者，非咒愿之愿，非语言之言。今则自祝，乃由误

解诗句尔。 LLRR

○阿茶

公郡县主，宫禁呼为宅家子。盖以至尊以天下为宅，四海为家，不敢斥呼，故曰宅家，亦犹「陛下」之义。至公主已下则加「子」字，亦犹帝子也。又为阿宅家子。阿，助词也。急语乃以宅家子为「茶子」。既而亦云阿茶子。或削其子，遂曰「阿家」。以宅家子为茶子，既而亦云阿茶子。削其「子」字，遂曰「阿茶」。一说汉魏已来，宫中尊美之，呼曰大家子，今急讹，以大为宅焉。

○下俚

俗呼下俚家为嘉李家者（秦人乎云），以俚与国姓音同，不敢联下字呼，因改为「嘉」，下声逐近，亦以家美故也。

○扬声

丧筵之室，俾奴婢唱悲切声，以助主人之哀者，谓之「扬声」，不知起自何代。案：其买买然宜呼为羊声，义取报羔羊跪尔，不唯助也。抑用邀之，岂不深乎哉。

○屋头

俗命如厕为屋头，称并州人咸凿土为室，厕在所居之上故也。一说北齐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宝，以溷汁沃头。后人或食，或避亲长，不能正言溷，因影为沃头焉。

○车轻

俚语以车顿前为质者，乃由不识「轻」字故也。（轻，音致。）《诗》云：「如轻如轩。」前重为轻，后重为轩。俚见「轻」字似「桎」字，便以支乙音呼。（俚语之谬放此者，触类而思，从可知矣。至如见马首之低者，遂为头质，乃由「车质」之误也。亦宜云“头质”，其义与车同矣。）

○竹竺

粗，因江东呼为竺，今京洛皆呼为竹竺。（今俗字音竺为恒，盖此字音旦又音阌，当是有于竺旁书旦阌二音者，遂误合二音，反谓是恒，遂以成俗）余尝因市此呼作「阌」音，为轻薄所嗤，曰：「真村里书生。」余应之曰：「声亦呼作旦音，知乎？」（若是者又多，难悉言。）

○驴为卫

代呼驴为卫，于文字未见。今卫地出驴，义在斯乎？或说以其有由有槽，譬如诸卫，有胃曹也，因目为卫（自前汉有直庐，郎吏居之。今则卫士处之，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庐舍，以宿卫士是也）。

○奴为邦

呼奴为邦者，盖旧谓僮仆之未冠者曰竖人，不能直言其奴，因号奴为竖。高欢东魏用事时，相府法曹卒子炎误犯欢奴。杖之，欢讳「树」而威权倾于邺下。当是郡寮以「竖」同音，因目奴为邦，义取「邦君树塞门」。以句内有树字，假竖为树，故歇后为言。今兼删去「君」字呼之。一说「邦」字类拜字，言奴非唯郎主，是宾则拜。

○措大

代称士流为措大，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。一说衣冠俨然，黎庶望之，有不可犯之色，犯必有验，比于醋而更验，故谓之焉。或云往有士人，贫居新郑之郊，以驴负醋巡邑而卖，复落魄不调，邑人指其醋馱而号之。新郑多衣冠所居，因总被斯号。亦云郑有醋沟，士流名家多居其州，沟之东尤多甲族。以甲乙叙之，故曰醋大。愚以为四说皆非也。醋宜作措，止言其能举措大事而已。

○抱木

南土有木，以「抱」为名者，言其轻满，不能成斤，亦以造器，满抱如无，因以怀抱名之也。南土多陂塘，多生水松。其抱木蹙水沫，依松而成，似松之疣赘，浮绕其株，悉去水面三寸，原其化征假松之气尔。故其臭芳，其质轻，抱木突轻于赤脚，诚哉斯言。然余为南漳守，命工为亟匣筒（毕韦），抑造清明球卵，轻赘而归，北人莫不称便而异焉。

○薛陶笺

松花笺，代以为薛陶笺，误也。松花笺，其来旧矣。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制小诗，惜其幅大不欲长（长之长），乃命匠人狭小之。蜀中才子既以为便，后减诸笺，亦如是，特名曰「薛陶笺」。今蜀纸有小样者皆是也，非独松花一色。

○稠桑砚

稠桑砚，始因元和初愚之叔翁宰虢之耒阳邑，诸季父温清之际，必访山水以游。一日于涧侧见一紫石，憩息于上，佳其色，且欲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随至。遂自勒姓氏年月，遂刻成文，复无元可缺，乃曰不元可不缺，可琢为砚矣。既就琢一砚而过，但惜重大，无由出之。更行百步许，往往有焉。又行乃多，至有如举者不可胜纪。遂与从僮挈数拳而出，就县第制斫。时有胥性巧，请斫之。形出甚妙，秀父每与俱之涧所。胥父兄，稠桑逆肆人也。因季父请，解胥藉而归父兄之业，于是来斫。开席于大路，厥利骤肥。土客竞效，各新其意，爰臻诸器焉。季父大中壬申岁授陕。今自元和后往还京洛。每至稠桑，斫者相率辄有所献，以报其本，迄今不怠。季父别业在河南福昌邑。下至于弟侄，市其器称福李家，则价不我贱（然则其石以为诸器尤愈于砚）。

○石牟敖饼

石牟 敖饼，本曰彦饼，同州人好相彦，将投公状，必怀此而去，用备獯 牢之粮。后增以甘辛，变其名质，以为贡遗矣。

○李环饧

苏乳煎之轻饧，咸云十年来始有，出河中。余实知其由，此武臣李环家之法也。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绥福里，方见夜作，问之，云乳饧。时新开是肆，每斤六十文。明日市得而归。不三数月，满洛阳盛传矣。开成初，余从叔听之镇河中。自洛招致饧者居于蒲，蒲土因有是饧。其法宁闻传得，唯博口军人窃得法之十八九。故今奉天亦出轻饧，然而劣于蒲者，不尽其妙焉。

○风炉子

以周绕通风也。一说形像烽火，名烽炉子，理亦近焉。

○相思子

豆有圆而红，其首乌者，举世呼为「相思子」，即红豆之异名也。其木斜斫之则有文，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。其树也大株而白枝，叶似槐。其花与皂荚花无殊。其子若笏豆，处于甲中，通身皆红。李善云：「其实赤如珊瑚」是也。

○甘草

所言甘草，非国老之药者，乃南方藤名也。其业似蔷薇而无刺，其叶似夜合而黄细，其花浅紫而蕊黄，其实亦居甲中。以枝叶俱甜，故谓之「甘草藤」，土人异呼为草而已。出在潮阳而南漳亦有，故备载之。

○投子

投子者投掷于盘筵之义。今或作「头」字，言其骨头所成，非也。因此兼有作「骰」字者。案：诸家之书，「骰」即「股」字尔，不音「投」。（《史记》：「蔡泽说范雎曰：『博者或欲大投。』」裴注云：「投，琼也。」）则知以玉石为投掷之义，安有头骰之理哉？）

○熊白脔

贞元初，穆宁为和州刺史，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已下尚未分官，列侍宁前。时穆氏家法切峻。宁命诸子直馔，愁不如意则杖之。诸子将至直日，必探求珍异，罗于鼎俎之前，竞新其味，计无不为。然而未尝免笞叱之过者。一日给事直馔，鼎前有熊白及鹿，忽曰：「白肥而瘠相滋，其宜乎？」遂同试，曰：「甚异常品。」即以白裹改之而进，宁果再饱。宛陵与诸季望给事盛形羨色，曰：「非唯免笞，兼当受赏。」给事颇亦自得。宁饭讫，戒使令曰：「谁直？可与杖俱来。」于是罚如常数。给事将拜杖，遽命前曰：「有此味，奚进之晚耶？」于是闻者笑而传之。

○生肝镂聚 卍

今缕生肝肚，为饭食之一味，曰「生肝缕聚」言其细切如雕缕之义。一说名「生肝虏胙」，言似胡虏祭之余胙，声讹故云缕聚也。凡诸饭食名号字，余撰《变王子泉〈僮约〉并杂字》在集中言之详矣。所未该者，今之五味、罾、龠、瓜、茄、及猪肉，俗谓之丑甲音者。而臆币甚夹字反是。字书内「弃」字，音「丑猎」者，讹呼丑甲反尔。此字火旁，云下木，别有火旁世，世下木，音士甲反。是沸汤滌菜字，其音「丑猎」者，义由暗龠也。

○毕罗

毕罗者，番中毕氏、罗氏好食此味。今字从「食」，非也。馄饨以其象浑沌之形，不能直书「浑沌」而食避之，从食可矣。至如不托，言旧未有刀机之时，皆掌托烹之，刀机既有，乃云“不托”。今俗字有「𠂔𠂔𠂔𠂔」，乖之且甚。此类颇多，推理证辨可也（元和中有一奸僧鉴虚，以羊之六腑，特造一味，传之于今。时人不得其名，遂以其号目之曰「鉴虚」，今往往俗字又加「食」旁，率多此类也）。

○阮咸

乐器有似琵琶而圆者曰「阮咸」大历中，愚之再从叔翁司徒公之镇滑也，因与宾客会琴，话及斯乐，曰：往中宗朝，元宾客行中为太常少卿。时有人于古冢获其铜铸成者献之，元曰：「此阮仲容所造。」乃命工人木为之，音韵清朗，颇难为名。权以仲容姓名呼焉。于今未蒙佳号，况阮云：「昔贤岂可以名氏而号乐器乎？」其形象月，其声合琴，目为月琴宜矣。自是知之者不以旧名呼。今人以为李崖州在相日所号，非也。（《晋书》称阮咸善琵琶，此即是也。案：《后周书》云：「武帝弹琵琶，后梁宣帝起舞，谓武帝曰：『陛下既弹五弦，臣何敢不同百兽。』」则周武所弹，乃是今之五弦。明知前代凡此之类，总忍号琵琶尔。又案：《风俗通》云：「以手枇杷，谓之琵琶。自拔弹已后，唯今四弦始专琵琶之名。」因依而言，则刘𡗗束所云：「贞观中，裴洛儿始弃拨用手以指琵琶」，足是不知故事之言也。又因此而征今之五弦之号，即出于后梁宣帝之语也。而今阮氏琵琶，正以手指，反不得占琵琶之名，都失本义也。）

○琴甲

今弹琴，或削竹为甲以助食指之声者，亦因公也。尝患代指而旧甲方堕，新甲未完，风景廓澄，授琴思泛，假甲于竹，聊为权用。名德既崇，人争仿效，好事者且曰「司徒甲」。夫琴韵在乎轻清，且竹于自然之甲厚薄刚柔殊矣，况弃真用假舍清从浊乎。盖靡知其由也。至如箜篌之与秦筝，若能去假还真，其声宛美矣。（案，中容《乐论》云：「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和问孟嘉此义，嘉曰：以其渐近自然。」故知甲宜从真矣。）

○茶托子

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，以茶杯无衬，病其熨指，取碟子承之。既啜而杯倾，乃以蜡环碟子之〔中〕央其杯遂定。即命匠以漆环代蜡，进于蜀相，蜀相奇之，为制名而话于宾亲，人人为便，用于代。是后传者更环其底，愈新其制，以至百状焉。（贞元初，青郛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碟，别为一家之碟。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。蜀相即今升平崔家，讯则知矣。）

○坼封刀子

起于郭汾阳书吏也。旧但用刀子小者。而汾阳虽大度廓落，然而有晋陶侃之性，动无废物。每收其书皮之右所下者，以为逐日须取文帖，余悉卷贮。每岁终则散主守家吏。俾作一年之簿。所之处，多不端直，文帖且又繁积，胥吏不暇剪正，随曲斜联糊。一日所由刀忽折，不余寸许，吏乃以应急。觉愈于全时，渐出新意，因削木如半环势，加于折刃之上，使才露锋，其书而之。汾阳嘉其用心，曰：「真郭子仪部吏也。」（言不废折刃也）每话于外，后因传之，益妙其制。

○书题签

大僚题上纸签，起于丞相李赵公也。元和中，赵公权倾天下，四方缄翰日满闾者之袖。而潞帅郗士美时有珍献，赵公喜而回章盈幅，曲叙殷勤，误卷入振武封内以遣之，而振武别纸则附于潞。时阿跋光进帅麟，览盈幅手字，知误画，时飞还赵公。赵公因命书吏，凡有尺题各令签记以送，故于今成风也。

○门状 文宗朝以前无之。自朱崖李相贵盛于武宗朝，且近代稀有生一品，百官无以希取其意，以为旧刺轻（刺则今之名纸），相扇留具衔候起居状。而今又益竞以善价纸，如出印之字，巧谄曲媚，犹有未臻之遗恨。井丹、祢正平生于今日，其亦如是乎？

○药忌

医方云：牛膝忌牛肉。余好穷物性，尝于冬日以牛肉裹牛膝，经旬肉药俱不败，因知始创此论，意者徒以名类然也。即思《本草》云：「鳧茨令人脐下常痛。」斯堪绝倒。若尔，则王莽末南方饿掘食，何不东观书载，其多患脖脐气乎？牛膝之忌，当由痔疾，不宜食雉肉。痔，风也。偶然此肉发动肠风而病，名与鳧茨同尔。

○席帽

永贞之前，组藤为盖，曰「席帽」，取其轻也。后或以太薄，冬则不御霜寒，夏则不障暑气，乃细色代藤，曰「毡帽」，贵其厚也。非崇贵莫戴，而人亦未尚。元和十年六月，裴晋公之为台丞，自化理第早朝。时青镇一帅拒命，朝廷方参议兵计，而晋公预焉。二帅俾捷步张晏等，事刃伺便谋害。至里

东门，导炬之下，霜刃飞。时晋公帽是赖，刃不即及，而帽折其檐。既脱祸，朝贵乃尚之。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（折檐帽尚在裴氏私帑中）。大和末，又染缁而复代，曰「叠绡帽」虽示其妙，与毡帽之庇悬矣。会昌已来，吴人巧，抑有结丝帽若网。其巧之淫者，织花鸟相厕焉（近又染藤为紫，复以轻相尚）。

○被袋

非古制，不知孰起也。比者远游，行则用。大和九年，以十家之累者，迺迤窜谪，人人皆不自期，常虞苍卒之遣。每出私第，咸备四时服用。旧以纽革为腰囊，置于殿乘。至是，服用既繁，乃以被易之，成俗于令。大中已来，吴人亦结丝为之。或有饷遗，豪徒玩而不用也。

○注悉偏提

元和初，酌酒犹用樽杓，所以丞相高公有「斟酌」之誉。虽数十人，一樽一杓，揖酒而散，了无遗滴。居无何，稍用注子，其形若而盖、觥、柄皆具。大和九年后，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，乃去柄安系，若茗瓶而小异，目之曰「偏提」。论者亦利其便，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仄，今见行用。

○丞床

近者绳床皆短其倚衡，曰「折背样」，言高不及背之半，倚必将仰、脊不遑纵，亦由中贵人创意也。盖防至尊赐坐，虽居私第，不敢傲逸其体，常习恭敬之仪。士人家不穷其意，往往取样而制，不亦乖乎？（绳床，当作「承」字，言轻赍，可随人来去。）